

「端水大師」

「端水」是飯圈（粉絲圈子）的一個梗，意思是一碗水端平，不偏袒任何一方。內地某綜藝節目首播時，藝人黃曉明在社交平台上，按照姓氏拼音排序，為三十位選手——「打call」（意為加油），不得罪任何一家的粉絲，被網民調侃是「端水大師」。

而後，這個詞迅速破壁出圈，不少人吐糟自己的「端水」困境。比如在家裏，原來都是獨生子女，萬千寵愛集於一身，不存在偏袒問題；而現在有二孩、三孩，就考驗「端水」的功力；在職場，與同事相處，無論是分配工作，還是團隊協作，幾乎都涉及「端水」，稍有不慎，厚此薄彼，把水灑出來，就會將人際關係澆得濕漉漉的，好不難受。

三位HR經理安排同事們的生日福利。甲購買了一批蛋糕券，誰過生日就發一張，以示祝福。不料有人喜歡吃蛋糕，有人則不喜歡，幸福感就大大降低；乙汲取教訓，乾脆「變現」，每人發放現金二百元，誰願意買什麼就自己做主，然而操作未免太簡單，人情味就寡淡了

許多；而丙則考慮到員工的不同愛好，花費同樣的費用，有的送蛋糕，有的送鮮花，有的送整箱啤酒，令人人盡歡。

所以，一碗水端平，不意味著絕對的平均主義，絕不是像大巴上的導遊那樣，給每個人手裏發一瓶同樣的礦泉水。有人喜歡悠然品工夫茶，有的鍾情在午後輕啣卡布奇諾，有人樂意透心涼的凍飲，有人則慣於保溫杯裏泡枸杞。杯、盞、瓶、壺，冷、涼、溫、熱，各不相同。

能照顧到不同人的個性化需求，讓每一人都從中感受到有誠意的尊重，才是真正的「端水大師」。黃曉明給三十位女藝人「打call」時，或引用其歌詞，或借助其演過的著名角色表情，或稱讚其舞台表現力，抓住了每個人的特點，因而把水真正端穩了。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周末買書人

見完一個朋友，在下一個約定的時間之前，剛好有一小時的空檔，我信步走進了中環的一家書店。讓我意外的是，周末上午的十一點，書店裏竟然有這麼多人。

很喜歡觀察逛書店的人。如果說名品店的味道是欲望與奢華，奶茶店的味道是幸福與滿足，那麼書店的空氣中，就瀰漫着一股寧謐與求知的味道。最常見的買書人，是父母帶着自己的小朋友來的。他們大多有明確的目的，進入書店之後，要麼向着參考書的書架，要麼向着教輔讀物的書架直奔而去，儘管同類的書籍種類繁多，他們還是會在短時間內選到心儀的書，然後爽快地付錢離開。

另外一群人則更加可愛。用「閒庭信步」來形容他們最為合適。在書架與書架之間緩步而行，眼睛在書脊與書脊之間任意掃過，時不時停下，似乎發現能引起自己興趣的書，抽出一本捧在手中，隨意翻

看。有時翻了幾頁之後就小心地放回書架，再繼續尋找下一本，而有時則會被書中的世界瞬間吸引，以至於我走完一圈，回頭看他依然站在原地，未有移動一分。他們看上去似乎沒有明確的目標，也並不明確今天一定要買走哪本書，只是純粹的享受與書本「偶遇」的樂趣。他們沒有相對固定的年齡，有老人也有中年，而今天令我欣喜的是，也有幾位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他們有的穿着T恤短褲不修邊幅，也有人西裝革履一絲不苟。儘管外表是如此的不同，但他們眼中閃的光芒都是一樣的——柔和而有力量。或許，這是願意在慵懶的周末午間，走進書局在字裏人間安靜徜徉的人們，所共有的特點。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60秒語音

街頭，行色匆匆的行人，把手機以四十五度放在嘴角，目光散漫，嘴唇蠕動一陣，繼而手向斜上略抬，把手機放在耳邊，面部表情幾變，或咧嘴，或皺眉，又把手機湊近嘴角，如此循環多次，腳步步履卻毫不減弱。

這個樣子，如沒有互聯網經驗的人看來，或以為在念咒施法，其實不過是在發語音而已。社交軟件大都有語音功能。我記得，前年有部不錯的電視劇《創業時代》，講到了語音聊天軟件的開發，雖未實指哪款軟件，但引起我很多共鳴。語言信息，與文字輸入相比，不但解放了雙手，而且減輕了遣詞造句的壓力，更加輕鬆，我有時發語音，感覺講了許多，一看，竟

才十來秒。與電話相比，發一段語音，既簡便又少了貿然打擾之憂；而且，與通話的即時交流場景相比，語音信息作為延時交流，給思維留出了緩衝的時間。接到一句語音詢問時，盡可深思熟慮後再答覆，如是通話，這一陣子沉吟不語，實際上已表明了態度。

不過，天下沒有什麼事物是只有一面的。語音有時也被視為「社交之癌」。有的人是名副其實的「語音控」，動輒發送語音，不滿六十秒絕不罷休，而且連續發送，形成一排整體的語音群。當這一大群語音出現在聊天框中，就好比把一堆盲盒塞進你手裏，不打開之前，無法知道裏面是什麼，打開以後，又有可能發現對裏面

的東西毫無興趣。語音消息無法快進，只能耐心點開，逐一聆聽，內心抓狂，也無可奈何。

有媒體專門曾就此做過採訪調查，有被訪者恨言喜語消息是自私、無文化的表現。我雖也反感無意義、無窮盡的語音，對此卻不敢苟同。即便拋開不會文字輸入而只能使用語言的群體不論，文字、通話和語音，是現代社交場景多樣化的呈現，它們之間只是交流方式的差異，無需如此上綱上線。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建立互聯場景的社交新秩序，讓新技術為好生活服務。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血性釋義

幾天前，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發生了一起恐怖襲擊事件，槍手是白人，也是極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支持者。

維也納是音樂之都。記得在奧地利旅遊時，城市終日飄着樂音和花香，叫人不知今夕何夕。這個城市的關鍵詞該是安適、美麗、寧靜啊，卻發生了這血腥的一幕。

歷次的恐怖襲擊，兇手都會被同夥推為英雄，頌揚其「血性」和「勇悍」。血性指的是「忠義赤誠、剛強正直」的氣質品格。只是這血性若是受到錯誤思潮的鼓動，像維也納槍手那般，幹出逆歷史潮流、反人類人性、反法律秩序的惡

行，就該受到譴責和唾棄，該被釘上歷史恥辱柱。

年輕人最易衝動，也最易表現出他們的血性。二〇一九年香港黑暴籠罩社會，打人、堵路、放火、砸物……在香港人心中仍留下恐怖醜惡的印象。暴徒大多是年輕人，他們在某些「大人」的蠱惑利誘下，用高大上的口號包裝暴行，似乎為理想而戰不惜向死而生。可惜他們站到了「中華復興」的歷史進程對立面。立場錯了，必遭歷史遺棄。

在戰爭中，不少為國捐軀的烈士都是年輕人。內地正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七十周年，一大批年輕戰士在強敵面前表現出的無畏氣概，令人動容

。他們不過二十歲上下，所演繹的正義血性故事，被歷史記住，被代代頌揚。

某天到廣州烈士陵園散步。這個陵園是紀念一九二七年廣州起義的烈士的。起義參加者多是年輕人，犧牲的領袖張太雷二十九歲，被處決的工人赤衛隊總指揮周文雍才二十三歲。他們為建立理想的中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那種血性體現的意義才值得後人頌揚。

在莊嚴肅穆、綠樹環繞的陵園穿行時，想到了「血性」這個詞。它在不同的行為中，確有不同的價值。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傳說中的獨角獸

女兒捧着故事書走來問我：「爸，哪個動物園中有獨角馬看，我想再看看他們。」我解釋獨角獸並非真實的動物，而是人們虛構的，但女兒不信，她說看過獨角馬的照片，甚至記得自己曾見過獨角獸。這讓我想起多年前遊歐時在法國參觀過一個少女與獨角獸的掛毯展覽，展覽中有很多繡有少女和獨角獸圖畫的掛毯，主題大概都是在樹林或花園中，獨角獸守護在少女的身邊。

歐洲廣泛流傳着獨角獸的傳說，據聞獨角獸的角能醫百病，因此獵人都想捕捉獨角獸，可是牠們天生敏捷機靈，獵人千方百計也無法捕獲。一天，獵人在森林正想辦法去捕捉獨角獸的時候，發現樹下坐

着一個妙齡少女，然而這時獨角獸竟然從茂密的叢林中現身，慢步走向少女身邊，頭更挨進少女的懷內。獵人當晚就跑到少女家，把一把鋒利的匕首交給少女，並給她一袋銀幣，請她明天再到森林裏等獨角獸出現。

隔天，少女按指示來到森林的大樹下，唱起優美的歌聲，果然獨角獸再次出現，自然地坐到少女旁邊，頭伏在少女的大腿上。這時少女望向獵人，獵人指示少女用匕首將獨角獸的角切下來，少女沒有多想，捉緊獸角毫無憐憫地用匕首將它割下來，失去獸角的獨角獸失去了神力，變回一隻普通的野獸，任由獵人宰割。

不論是工藝品還是民間故事，獨角獸

和少女經常都如影隨形，這是一種集體潛意識中阿尼瑪（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的自然投射，簡單的說法是男生無法抗拒對純潔女生的憧憬，但又同時害怕受傷害的複雜情懷；而女生則對男生力量羨慕，甚至有將男性的象徵物據為己有的幻想。畢竟男女性別間的差異都使我們自然地嚮往對方，最後尋求結合以完整自己為心靈內的其中一個目標。或許，當獨角獸走進我女兒的夢境，是她開始對性別有了意識，當父母的我，可能得準備和女兒談性了。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小病有感

魯迅先生曾將生小病寫得十分愜意：暫時放下生活中的一地雞毛，倚在床頭看輕軟的線裝書，寫無關痛癢的閒情隨筆。其實生病哪有輕鬆的，身體的不適感可是實實在在的。

近日拔牙，當時一切順利，過後服用抗生素一周，感受就不太好了。除了口乾、舌燥、乏力、腹瀉等常規症狀，更出奇的是口角生瘡，舌頭糜爛，大概因為抗生素破壞了口腔內的細菌平衡。因為張嘴困難，每次吃飯、喝水、刷牙不免痛楚。最糟的是說話不易，因為會摩擦舌頭。這對「吃開口飯」的教師真是大挑戰。我教網課時只好在旁邊放一大杯水，不時喝上幾口，潤滑口腔，緩解疼痛。

口腔潰瘍、牙床腫痛的日子裏，肩背緊張、酸痛，連頭部也隱隱作痛，涉及面廣，持續時間長。後來牙醫用藥敷舌頭、嘴角的相關部位，說可以加速愈合。敷藥時感覺像烙鐵一樣炙燒。之後嘴角傷口結痂，舌頭上稍微減少了痛感，但還是又過了一周才徹底好轉。和危及生命的疾患相比較，理性上知道小病小傷不足掛齒。但每道小傷口落到個人身上都是切膚之痛。傷病來襲，才知人生如此實在，沒人能替代你承受苦痛。

魯迅養病也不徹底。一想到有出版社拖欠版稅，他馬上坐起，寫信催錢了。我對付小小不適的辦法是工作。反正身體不舒服，無法享受平日喜愛的飲食、閱讀、聊天、出遊等活動，不如趁此機會做點平時覺得單調、重複卻不得不完成的任務。那幾天工作效率還挺高。當然，哪怕壞事可以變成好事，還是無病無痛更好。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玉皮、色沁和飯滲

有人以高價購入一件圓雕玉獸，誤信奸商所言，以為是出土帶「色沁」的魏晉時代珍稀古玉。其實，那是晚清時的仿古偽品；玉件表層那些並非天然色沁，大部分是棕褐色的石皮而已。如果辨別能力和見識這麼淺薄，又要藏玩貴重的古玉，不好好地學習，到頭來吃虧的還是自己。

有色的玉皮，絕對不等於色沁。玉的原石皆有石皮，大多褐色或棕色的色層，稱為「璞」。秦漢六朝以前琢製的古玉器，絕少帶玉皮，尤其是禮器。唐、宋以後，帶玉皮的玉件才稍多。清代嘉慶年代，才有人專尚帶玉皮。自乾隆中期始，清代崇尚白玉，玉工故意留少許玉皮，乃證明是

真白玉，與那時用作冒充玉的「料器」有別；有些玉皮的去留，是要達到「巧做」的特殊效果。當時一些宮廷上等玉器，外層小部位故意加烤一層棕黃色斑，以免覺得單調，而可以增加情趣云云，俗稱為「烤皮子」。

宋、金以降，漸多「傳世古」，而少「土古」。宋人素愛清麗雅趣、純淨和諧，「傳世古」就是從來沒有入過土的玉器，不會受水浸土蝕。魏晉六朝以前，官民上下皆時興以玉器隨葬，戰國時代和漢代尤盛。它們長年埋於墓地土層中，置諸屍棺內，成為「土古」；通常皆經過千年以上，甚至五千多年，受黃土裏所含的其他物質（如化學元素和各種礦物質等



)影響，更不斷地受氣候變化、土層的地熱蒸熬、各方天然壓力與水分的侵蝕，產生化學和物理作用，玉質和色彩上必然有內外的種種變異，簡稱為「質化」；玉的分子結構日久就會受滲，故有人名為「浸色」或「色滲」。『傳世古』未經入土，並無天然色沁，除非故意人工染色（假沁），或把一塊殘破古玉重新雕琢（但也不

家中的毛絨娃娃「寶寶」新婚。毛絨娃娃怎會結婚？本欄變怪譚了嗎？請稍安毋躁，筆者要寫的，是一隻黑貓毛絨娃娃的故事。

我的家庭珍愛毛絨玩具，會如飼養寵物般悉心照顧，妥善保存。我們不單為毛絨娃娃取名字，也會為它們設計不同的背景、性格和親屬關係，儼然一個來自外星的族群。最近我們就為黑貓「寶寶」成家立室，它有小豬妻子和小熊兒子了，不再孤單。「寶寶」雖然只是玩具，但它的經歷着實比許多人更曲折離奇。

一九七九年，美國作家June Dutton與插畫家Eric Hill出版了動物航海冒險童話系列叢書「

「寶寶」

SS Happiness Crew」，玩具商Determined更將故事的角色製成毛絨娃娃，包括郵輪旅客黑貓「艾利」（Allie）。某天，媽媽買了兩隻「艾利貓」回家，看到我和妹妹愛不釋手，爸媽竟又陸續多買了四隻給我們！自此，六隻貓兒就成了我家的一分子。數年前網購開始流行，家人好奇上網搜尋八十年代中已停產的「艾利」，竟見有人將收藏出售。隔山買牛唯按圖索驥，我們選購了兩隻相貌娟好的，其中一隻就是「寶寶」。

收到「寶寶」時，貨不對辦。它的樣子很可愛，但背部卻有長長的疤痕，明顯曾被割開。一隻四十年前生產的「毛公仔」由美國移民來港已夠傳奇，沒善待它的前主人更應萬萬想不到，遠方一個家庭會待這破爛舊物如珠如寶，既幫「寶寶」洗澡消毒，還拆開它的背部仔細檢查，重新縫合，繼而幫它組織家庭，過幸福的下半生。

「寶寶」的經歷讓我想到，境遇這回事實在奧妙，只要一息尚存，

就有無限可能。全球疫情嚴峻之際，人類健康受威脅，失業率持續上升，社會存在不少矛盾，國際關係異常緊張，我們的生活都不如預期。現況不佳，身陷低谷，但人類還得堅忍下去，面對現實。珍惜每口新鮮空氣，學習調整心情，積極找方法渡過困境。只要保重身體，留得青山在，誰知他日會不會如「寶寶」。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五見報